

金翅歌
JIN CHIGE





金翅歌

尧山壁

JIN CHI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插图：樊海忠

金 翅 歌

尧 山 壁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 5/8 插页 1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400

书号：10151·479 定价：0.25元

目 录

黎明	(1)
进山路上	(3)
碎石机	(5)
修路	(7)
公路通向公社	(9)
公社展开两只翼	(11)
化铁炉	(13)
钢马	(16)
焊	(18)
配电盘	(20)
瓷瓶	(22)
推土机	(24)
高压冲土水枪	(26)
公社的机井	(28)
育秧室	(30)
打畦机	(32)
喷灌	(35)
防霜	(37)
黑光灯	(39)
蜂卡	(41)

除草剂	(43)
倒车镜	(45)
收割机	(47)
麦场欢歌	(49)
美展	(51)
秋天的田野	(53)
织	(55)
县委书记驾铁牛	(57)
教授的帽子	(59)
抗风号	(61)
告牛鞭	(64)
回来吧	(66)
窗口	(68)
小会计	(70)
绘图	(72)
攻关	(74)
田间档案	(76)
土壤测定	(78)
气象员	(80)
蓝花花	(82)
科技班	(84)
太阳灶	(87)

为什么	(89)
追	(91)
星	(93)
水火	(95)
遥控	(97)
女机手	(100)
机手出嫁	(102)
把个科学招进村	(105)
山改性易	(107)
后勤部	(110)

黎 明

大山从蒙眬中惊醒，
河水映的满脸绯红，
党支部窗口的红灯，
又早点燃了黎明。

村口象开了闸门，
社员如潮水欢腾，
手扶、小拖、东方红，
一个个浪头往前涌。

播音室的歌声，
唤起了处处共鸣，
马达、电磨、大水泵，
一齐放开了喉咙。

路旁杨柳行匆匆，
上工社员变“骑兵”，
飞鸽、凤凰、大金鹿，
都象展翅腾空。

空中燕子绕不停，
迷入一片树林中，
钻塔、井架、大烟囱，
雨后春笋般茂盛。

“光辉灿烂的希望”，
一幅多么动人的画屏，
须知那伟大的画家，
正是冉冉太阳东升。

进山路上

治山会战大动兵，
车水马龙，齐往山口涌。
退休的老县委，
自告奋勇，当了交通警。
手旗舞，口哨鸣，
有红灯，有绿灯，
业务还挺精。

漫来的人流顺了槽，
流得可真畅通；
一团乱麻理成线，
过岗拧成一条绳。
骑车载人的楞头青，
见他有了自觉性，
老远脸就红。

只有老伴不服从，
动不动就闯红灯：
“别在人前挺得硬，
回家半宿囊腰疼。”
是嗔怪呀是批评，
一只饭罐热腾腾，
递上交通亭。

老县委，交通警，
日日上岗天不明，
他看见山山水水排好队，
正顺着十一大路线行，
条条大道似传送带，
“四化”的机器正转动，
老县委一颗闪光的心，
甘愿做颗螺丝钉！

碎 石 机

咬住石块，
大口大口地嚼，
放开嗓子，
嘎嘎嘎嘎地笑，
你看山脚的碎石机。
这活计干得多火爆！

四面山头高，
曾是千年大镣铐；
一块石头子，
也能压弯咱的腰。
怎敢和山来计较，
山是这般高，人是这么小。

农业机械化就是好，

愚公手里添宝刀，
这条沟要填，
那座山要削。
碎石机里笑眼瞧，
人是这般高，山是这么小。

加油呀快加油，
添料哟快添料，
人民公社的碎石机，
胃口和咱一样好，
恨不得大山一口嚼，
铺成全县的机耕道。

修 路

轰隆隆，鸣炮开道，
亮花花，镐飞锨舞，
喝令大小山头识时务，
我们为农业机械化开路。

这条条蚰蜒小道，
再不许把农业束缚，
把条条如线小路，
合成钢丝绳一股，
要你作山区的缰绳，
牵来铁牛进山谷。

这座座碉堡样丘陵，
再不许把山村禁锢，
需要你粉身碎骨，

平坦坦机耕路下铺，
变成四化的跑道，
放开新长征的脚步。

哪座大山拦路，
就把它切断铲除；
哪条小河撒野，
就给它套上金箍。
公社向高山要粮，
就把它修上白云深处！

看呵！条条机耕路，
盘山好象架架梁，
爬坡好象根根柱，
正支架祖国新粮库。
挂在山上的机耕路，
是大干快上的决心书！

公路通向公社

公路通向公社，
一条奔腾的河，
马蹄翻着浪花，
车辆涌着大波，
几里之外呵，
就听到涛声欢歌。

公路通向公社，
一条急跳的脉搏，
脚步踏着急拍，
车轮溅着星火，
一踏上它呵，
就感到滚烫发热。

公路通向公社，

象高压电缆铺设，
中南海的期望，
工人阶级的嘱托，
谁能算得清呵，
你有多大负荷！

公路通向公社，
新长征路上的“铁索”，
多少新的勇士，
驾着风云飞过，
高速公路上，
跑着我们的祖国。



公社展开两只翼

东头大队新农村，
西头公社工业区，
中间上下两条道，
来往人们真出奇，
工人包着白毛巾，
农民背着小工具。

农忙西边往东赶，
开车床的会种地；
农闲东边往西去，
种庄稼的开机器。
见面不用讲客气，
不是兄弟是妯娌。

东边铁牛向西犁，